

小本小說

劫花小影冊上

商務印書館印行



目錄

第一章 閨憶

第二章 蘆中人

第三章 暗殺（一）暗殺：

第四章 腸斷蕭郎 紙書

第五章 七年後之黛西日記

第六章 黛西日記

第七章 始不察子之中情

第八章 黛西從客蘭度蜜月日記

第九章 黛西麥靈日記

第十章 黛西威尼斯日記

第十一章 綺集

第十二章 授簡

第十三章 驚鴻一現

第十四章 黛西麗芳墩日記

第十五章 芳心自警

第十六章 探署

第十七章 黛西在倫敦之日記

第十八章 黛西日記

第十九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一章 豔妬

第二十二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三章 巴黎商界中之霸王

第二十四章 哽雁聲聲

第二十五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六章 黛西日記

第二十七章 燕語丁寧

第二十八章 不速之客

第二十九章 碎玉

第三十章 黛西日記

第三十一章 黛西日記

第三十二章 雅登之自供

劫花小影

英勃雷登氏原著

心石譯意
況霖潤辭

第一章 閨憶

余英人也。天涯倦羽。橐筆風塵。輒以著述自娛。今者鬢絲禪榻。老我華年。吾廬可愛。不爲出岫之雲。并此研丹調鉛之夙習。亦已捐除淨盡矣。顧當閒餘靜坐。一根觸無端。美人影事。亡及深情。復時時入我夢魂中。古懽如昨。墨痕遂多。而此一卷之新書。乃復貢獻於我諸君之前。

余書不作艱澀體。以書中主人翁海德雷與余有撫塵之好。尤不敢作一無稽之語。有不知者。則取其女黛西之日記。以補余闕。此非余好。作狡猾中郎。有女紹述。清芬當爲吾亡友所嘉許。而亦讀者諸君所共表情者也。

距倫敦百里而遙。一村曰麗芳墩。遙峯滴翠。近水拖藍。客自軟紅中往者。咸作世外桃源想。而吾書之萬緒千端。亦卽於此地爲起點。然平蕪十里。僅爲遊釣之鄉。卅年前有侯爵莫斯萊者。於村中蘭因河畔。構名園。建巨廈。樓臺子夜。裙

履丁年麗芳墩之名始藉藉人齒頰間顧曾無幾時堂前燕子飛入人家而平泉風月亦復小劫滄桑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馬櫻花蓋侯門之蕭瑟久矣。

當吾著書之歲星一周前余友海德雷樂盤脫挈其妻度蜜月至此時則杜鵑聲裏啼老春光而海德雷夫婦二人者雁寄鴻征亦漸有倦飛之意垂楊兩岸繁住斑駒攜手入莫氏園散步回首故鄉驚心烽火覩此靈光無恙彌增流連感慨之思因謀小賃數椽爲夏間避暑計

時莫斯萊之後人抱甕灌園王孫歌式微矣乃更挽人居間以全園售與海德雷海德雷既得此園後誅茅爲亭園花作帳更於園之東偏築樓居其妻客蘭其故居在吉斯德街室中長物悉移置園中轉眼繁華頓復舊觀而朋好往還馬龍車水亦非復當年之門前冷落矣

海德雷爲巴黎之望族烏衣門第譽重清時適沙河民黨不靖聚衆揭竿倡言革命海德雷以六郡良家子衣短後從軍之服轉戰五年功成而返封侯指顧

間矣。顧乃挈豔妻作寓公寂處於麗芳墩以老。村之人初咸竊竊異之。繼遇花亭。晨月夕必見海德雷偕其夫人姍姍然並肩而至。裙腰一道。屐齒雙痕。倩影亭頭楊柳。海德雷於此殆有未免英雄氣短者耳。

春。花。秋。月。幾。度。韶。華。海。德。雷。入。此。室。處。後。膝。下。嬌。娃。儻。已。雲。鬟。覆。額。問。字。從。師。矣。畫。眉。鏡。裏。領。略。溫。柔。時。時。向。人。誇。其。家。庭。之。樂。而。客。蘭。覩。此。女。兒。花。好。夫。婿。本。情。深。當。亦。有。其。樂。融。融。者。不。知。天。下。事。事。實。與。理。想。乃。往。往。相。背。而。馳。客。蘭。本。沙。河。小。家。女。革。命。軍。興。碧。玉。芳。名。幾。逐。綠。珠。化。去。幸。遇。海。德。雷。以。待。闕。之。鴛。鴦。本。作。脫。籠。之。鸚。鵡。名。花。落。驟。嫁。東。風。追。憶。曩。時。真。相。看。如。夢。寐。矣。顧。人。情。於。患。難。之。餘。以。得。安。樂。爲。幸。及。既。臻。安。樂。之。境。則。又。得。隴。望。蜀。不。願。復。有。些。微。之。缺。陷。海。德。雷。之。於。客。蘭。雖。極。意。溫。存。不。忍。稍。事。唐。突。而。竹。杖。芒。鞋。時。復。有。遠。遊。之。癖。客。蘭。以。掌。珠。嬌。小。故。挽。車。無。術。附。乘。未。能。玳。梁。雙。燕。不。慣。單。棲。以。是。一。枕。梨。雲。亦。時。狼。藉。有。淚。痕。也。

海德雷之出遊非忘情於客蘭也。當其卜居於麗芳墩時。身擁豔姝於願斯足。以謂終老是鄉英雄不當如是耶。顧以挽強怒馬之骨。安能北面紅妝坐。消壯志。加以靜極思動匣劍龍吟。不無髀肉重生之感。而細君弱息脫屐爲難。乃託之浪遊。以爲快。每值春風楊柳秋月梧桐。騷人韻士所謂一年好景終須惜者。海德雷則角馬廣場射雕。塞外輒復流連忘返。嗟乎美人駿馬隨處勾留。在海德雷方顧盼自喜。而不知其閨中人撫芳序之頻遷。數歸期之屢誤。慰情有女。居處無郎。一掬愁腸固不必待深閨夢裏。無定河邊矣。

一日客蘭獨坐室中撫琴而歌。歌曰。

極目衡皋春幾許。一度思量一度成淒楚。容易春來春又去。落花風裏楊花舞。夢到遼西無覓處。索倩黃鸝辛苦郎。邊語已是客愁三月暮。等閒莫更和愁住。

歌聲絕處。一中年之法蘭西人。闌然入室。鞠躬語客蘭曰。海德雷夫人作麼生。一曲清歌令人腸斷矣。客蘭驚顧間。蟠螭低俛。紅入鬟雲似羞春光之漏洩者。生

劫 花 影 小 上 冊

旋曰。妾意何處。狂生闢人閨闥。乃雅登先生耶。嗟乎先生韶光百六去矣。難追。猶記海郎出時。離左鼠姑。尙未發蕊。今則落英滿地。卽後發之薔薇。亦復紅酣綠醉矣。無計留春。有心惜別。遂致以下里之詞。上溷清聽。尙乞先生勿告人也。雅登者。海德雷之隣人。延以教其幼女黛西者也。故每日必至客蘭許。往還甚稔。聞是言。乃故作莊語答曰。夫人過慮哉。微是言。僕敢以玉人消息。喋喋向人耶。抑夫人工愁善病。香魂一縷瘦不禁銷。海君行且歸矣。勿戚戚自傷也。客蘭無言。雅登復曰。女公子黛西何往者。日趨矣。昨課好溫習也。語時黛西入矣。手雜花數枝。擬作膽瓶之供者。旣覩雅登。則轉授之客蘭。據案咿唔吟聲作矣。客蘭乃插花於瓶。長裙絳絲而出。

暮春三月。艸長花飛。客蘭出門。一望覺樹底鶯聲艸間蝶影。在在動人。留戀及回視。庭前行迹綠上苔衣。則又怨春色之無端。悵王孫之遲暮。顧造物安排亦似不欲此絕代美人。長此歌離弔夢者。凝想間一騎紅塵。海德雷自倍斯的爾歸矣。入門下馬。細數離愁。海德雷旋謂客蘭曰。此度歸來。僕更有厚惠貽卿也。

平日海德雷歸必購貴重之珍飾畀客蘭此時聞海德雷言疑其故態復萌乃悄然答曰君言何指釧耶釵耶抑鑽石之胸飾耶實告君是諸珍物意將以增美也顧婦人之美者秋水出芙蓉天傳去雕飾必藉此而後爲美美且末矣矧妾又雅不喜此黃金虛牝浪擲奚爲者

海德雷曰否否福祿斯登氏之綠野山莊非卿所神往者乎昨晤該園代理人索價四千鎊允出售矣小住一宵吾即將往倫敦勾當此事也在理吾輩與福亦嘗有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權不應遽謀其產惟據其代理人言福近況甚窘則我得其園福得余財事固兩便語已斜睨而笑靜待客蘭之報章

綠野山莊爲倫敦諸名園冠客蘭曾一遊其地嘗以不能管領羣芳爲憾今者風廊月榭行就平章則亦一笑轟然瓠犀微露海德雷乃更瑣瑣語以得園後之布置謂繡窗朱戶某地可居玉人曲水流觴某地可宴嘉客某地則翠竹數竿碧梧千尺更當隔以青綾步障爲黛西長夏讀書地清談娓娓間乃并不知花影之頻移也

劫花影上冊

時雅登方在室中。拊黛西之肩。教之讀法蘭西文法。顧此嬌小之黛西者。業已從碧紗窗裏窺見阿父歸來。心逐鴻飛。安有餘情理其功課。雅登乃慰之曰。孺子勿躁。試閣若書告我英語之。
In English 在法語當云何者。曰。Je suis 耳。雅登笑曰。足矣。往謁而父。俟午後再讀英吉利史也。語甫已。黛西乃如急弩離弦。立馳向園中而去。

秋水一泓。雙波注。笑時聞細語。喁喁與翠羽啁啾聲相應。和則客蘭方。偕海德雷徘徊。蘭因河畔。絮絮道家常。瑣事也。未幾鐘動飯矣。乃相將攜手而入。海德雷樂甚。命侍者速雅登來同食。食已更徘徊於園中。詳告以購綠野山莊之事。黛西則跳蕩於其父之側。手蠟製偶童一黃冠而絳衣。枕之臂以爲笑樂。海德雷顧謂雅登曰。黛兒長矣。顧猶嬌憨如許。幸先生終督教之。僕移家在卽懸榻。情殷誦綠楊。宜作兩家春句。心怦怦然不識先生遂能俯允否也。

雅登曰。萬間廣廈庇及孤寒僕。何人斯敢存異議。海德雷笑曰。先生言重。既承不棄。敢忘大德。更談數語。後海德雷起身欲行。鞠躬謂雅登曰。鄙人作客兼旬。

行將。往訪。村中舊雨。一道相思。無暇更理。瑣事。倘足下歸途。過花匠克羅頓威爾之門者。憑君傳語。僕已購得福祿斯登之綠野山莊。檻外碧桃。籬邊紅杏。均擬借橐駝妙手。着意栽培矣。雅登頷之。海德雷乃攜杖脫帽而出。

第二章 蘆中人

吾書今須敍。雅登矣。雅登本法蘭西人。其父商也。嘗往來於六洲三島間。致巨富。卒以遇颶風覆舟。葬身海窟。家既中落。其妻亦別嫁以去。時雅登甫七齡。孤鴻失哺。屋烏誰瞻。幸其叔梅澤。雅登在美洲。爲著名文學家中年矣。而無子。因招雅登往撫養之一。如己出。少時卽令之就學。雅登幼而慧。又習於庭訓。數年程度日進。試輒冠其曹偶。由小學至大學。文名鵠起。於時其叔已襲從姑之產。硯田所入。復屢卜豐年。因一意爲樹人。計廣購名書圖籍。授雅登。令博觀並覽。并時示以深造之方。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汝者資稟旣異。若充養有道。當不難爲吾家千里之駒。雅登年少而好學。聞之彌自振拔。知者皆賀其叔。而其叔亦沾沾自憲。謂孺子可教也。

一日積雨初過。好風乍出。門一望。淺艸平原。綠雲如覆。雅登信步野間。而觸事起矣。方雅登之出也。信步閒行。迷途忘返。漸見清谿一曲。微綺淪漪。池畔一女郎倚闌而立。雅登於日暮途窮之際。忽見此夕陽倩影。綽約當前。心旌一懸。不覺失足落水。女郎援之出。且導之至家。殷勤備至。握手訂交而別。

女郎名憶娘。父曰華爾史。初讀法爲律師。今又降操刀筆。素行不端。鄙人以惡其父故。并惡其女。以是荳蔻含葩。尙作萎蕤之守。顧情之所鍾。不以門第而殊兩情。既決則如芥投磁。如乳滴水。雖鑄精鐵爲闌。亦不能禁其越範。雅登與憶娘訂交後。憶娘旣我見猶憐。雅登亦人言不恤。未幾而西陵松柏。遽結同心。翡翠蘭苕。遂作多情之眷屬矣。

其叔聞之。則大恨雅登不已。曰。何患無婦。而同穴於輿臺之女。彼其侮辱我也。由是不復認爲姪。并言歿後遺產亦不歸。雅登新婚未幾。驟失所依。乃挈憶娘行。浪遊各地。初時藉筆墨自給。肩風月到處爲家。饒有野鶴孤雲之趣。繼則夢戀巫雲。硯荒不治。漸至裘敝金盡。有菜色矣。雅登大戚。而憶娘美且賢。

時時慰藉之。謂夫子胸有凌雲之氣。手握生花之筆。豈長貧賤者。衡門蓬蓽。君筆。畔妾手織書聲。燈影回樂。有餘耳。然憶娘之言。祇聊以解嘲。而要不能爲無米之炊。蓋洞簫吳市。麥飯滹沱。自古惟金錢勢力之範圍。最足以困英雄而有餘耳。

於是踰峻嶺。越重洋。轉徙至於倫敦。雅登少有盛名。又藉其叔父之蔭。多文字交遊。爲友人之介紹。充倫敦大學教授。憶娘色旣殊人。而敏慧解事。復於跳舞會中。嶄然露其頭角。貂裘不典。逋債胥償。漸有苦盡甘來之望。乃好事多磨。憶娘生子。雪笠兒數月後。卽奄留牀櫈藥店飛龍香桃骨損青陵紫玉。遂與雅登爲長逝矣。

夫雅登之至倫敦也。不知幾經憂患。今乃愁眉始展。慘劇旋來。回思貧賤夫妻。可哀矣。但百事而營。齋營奠。并無十萬俸錢。則并倫敦亦不願再居。以雪笠兒寄乳於浣婦柳香者之家。已則竹杖芒鞋。挾禿筆走歐美兩洲之間。每至秋風。蘿菜歸思。浩然輒返倫敦。視雪笠兒更攜多金界柳香。令善撫視其子。以爲常。

閱數年。雪笠兒童顏漸改。已屆問字之年。因念天涯飄泊。空舞照鏡之孤鸞。門祚凋零。僅有趨庭之雛鳳。不可復令其英年失學。乃止不復出遊。攜雪笠兒至麗芳墩。愛其地清幽絕俗。買一畝地。結廬以居。圖書插架。修竹當門。亦有琳瑯三百軸。窺君陋巷。未全貧暮鼓晨鐘。但督其子讀文法書。及諸大家文粹。已則窺破一切。專心著作。不復存良緣重續之想。謂名花傾國。過眼皆空。何況佳人可再知。己難逢。今者憶娘已矣。時有盡而愁不可終。惟盡其任我之能。留一卷書傳諸金石。則此生亦正不虛耳。

居久之。雅登於故紙堆中。沉溺益甚。階前艸綠。窗下燈紅。歌聲時出金石。迄未嘗與父老村人有飲食杯酒之歡。每有所需。惟柳香爲之往還奔走。意泊如也。一日客蘭偕海德雷閒步。蘭因河畔時。則秋高木落。洞庭始波。兩岸蘆葦叢生。蘆叢中一舟如葉。泊於衰柳之下。船上一中年之男子。一幼小之兒童。各出一書。相對吟詠。客蘭顧謂海德雷曰。村野中安得有此風雅士。海德雷遙視其吟肩。高聳敝衣垢履。憔悴可憐。因笑謂客蘭曰。蘆中人亦一窮士耳。顧徐聆其所

讀之書。則爲莎士比亞及大底等之詩文雜俎。奇之試與談。則雖英倫之名宿。無其淹博也。客蘭平日固最喜文藝。於是一席話。遂成知己。而樽酒論文。往還。遂諗此爲兩家通好之始。而吾書之愁雲慘霧。亦遂於此開幕矣。

流光荏苒。相得益親。客蘭又慮黛西之難其師也。與海德雷商。謂西賓一席。惟雅登藻思紛披。可充其選。若事果諸者。則循循善誘。此嬌稚之兒庶受教於大匠之門。而有所成就矣。海德雷然之。乃禮延雅登至家。令教黛西讀雅登方爲涸轍之魚。獲此西河餘潤。則以其脩脯所入。送雪笠兒至屋克斯福大學附設之小學肄業。落魄天涯。欣逢鮑叔其銘。感匪可言喻。而海德雷忽有移居之說。雅登聞之。乃大感。

旣知主人維繫情殷。則又大喜過望。是夜歸家。甚晏。在園中與海德雷密談。語秘密不可辨。客蘭怪其晏也。姍姍至園中訪之。遙聞雅登語海德雷曰。彼已之子。今復來矣。客蘭笑曰。伊人何在。夜寒風露重。宜早歸也。雅登見之。乃急與海德雷客蘭二人道晚安而別。